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  
第三十八回 破癡情警言解惑念 尋舊友避雨遇狂且

話說王氏等人，在外間聽得伯青在房內忽然大哭起來，急忙一齊走入，詢問何故？又見慧珠坐在桌畔，閉目湧經，好似沒事人兒一般。伯青見他們來問，止住悲聲，將方才慧珠若何絕決回答的一番話，說了一遍，不禁又哭了。眾人多啞嘴搖頭，暗恨慧珠太覺薄情。王氏分外生氣，一面勸住伯青勿哭，叫使婢們舀了水來，服侍伯青洗面；一面走近桌前，兩隻手投著腰，對著慧珠「啞」了一聲道：「姑娘，你也太鬧得離奇了。祝少爺巴巴的來看你，他亦是病後，你也該宛轉些告訴他，怎麼就回得如此絕決，不怕寒了人家的心？」慧珠睜開二目，瞅了王氏一眼，冷笑了聲道：「依你老人家怎樣說法？橫豎我久經拿定主意，遲早都要告訴他的。他是個明白人，斷不怪我。若他真個胡塗，以我為謬，我亦不能強他相信，只好各人修為各人。我不能因他所累，使我永墮塵劫，卻不值得。」說罷，走入裡間去了。

王氏又不好十分數說他，只有踉足恨恨不絕。二娘早把伯青請到小憐這一進來。王氏也只得隨出，向伯青道：「少爺亦不犯著氣苦，大約我家這個寶貨也無福消受。少爺待他那一番好處，我們是盡知的。只有慧丫頭負了少爺，你老人家是不虧負他的。今日請了你來愜氣，反叫我們過意不去。不是我說句不近人情的話，這幾天鬧得我冷了一半心了，只有隨他去罷。你少爺如此門第家財，還怕尋不出比他高十倍的人來麼？定見是他沒福。」

小憐道：「不是這種說法。現在畹姐姐性子頭上，越說越不得攏。好在伯青與他兩心相契已久，知道他是這般古執性格，斷不會記憎他的。爽性冷他三五個月，當真畹姐姐能甘心受此淡泊麼？如稍有悔意，那時只要我等大家譬解他一番，自然沒事。刻下犯不著天天去揉搓他，他亦是病後，倒怕鬧出別的故事來，那就不妙了。」二娘點首道：「趙姑娘的話一點不錯，你們就這麼走罷。祝少爺寬洪大量的人，定然不怪他的。你倒不可過於同他愜氣，慧丫頭本來有些古怪，真個鬧出別樣事來，卻怎麼呢？」

伯青搖頭道：「你們不要看錯了我是怪他，我是自恨我多分有不到之處，畹秀故而寒心，立志修行，再不理我的了。然而我仔細思想，並未有絲毫過失，何以他忽然愜起氣來，我才傷心的。況畹秀與我難得心地吻合，不愧知己，那料半途頓生支節，多應是我自取具咎。只望他說明白了，我也死而無怨，不至常打這悶葫蘆兒。我方將自悔自恨不及，怎生你們反說我怪他？我真正沒有這般心腸，不要被聽得，必致火上加油，更外難挽回了。」又向小憐道：「好愛卿姑娘，畹秀與你是極說得來的。千萬托你背後細細問他，究竟為著什麼原由，恨我到這地步？再請你代我辯白辯白，我即感激不盡。此時他氣得很，我也不敢見他去。」說著，又流下淚來。

小憐等人聽伯青說得苦惱，又見他愁眉淚眼只怨恨自己，並沒說慧珠半分薄情。眾人也一齊落淚，都說慧珠此次行為，心腸太狠了些，若是遇著別人竟以勢箴相壓，翻過面皮，卻怎麼了呢？即如伯青惱了，不念前情與他大鬧，旁人也難說伯青缺理。時上說得好，你既無情我方無義。還虧伯青本有涵養，是個好性兒。眾人又再三寬慰伯青，勸他不必煩惱，且請回去，過些時自有著落。「好在你並不怪他，他氣過了，定然要懊悔的。」小憐又道：「你只管放心，所有你的苦衷，我便中自當說到，看他如何回答？我再給你的實信。」伯青聽了千稱萬謝，始悶懨懨的起身，別過眾人，帶了連兒上轎回去。

王氏等人送了伯青回來，悄悄的同至後進，見慧珠仍到外間坐著，手內擊著木魚，口內誦著經，怡然自得，好似沒事人的一般。眾人見了分外不解，竟猜不透慧珠是何居心。平日雖然寡於言語，卻事事多情，絕不似今番無恩少義的行為。又不敢去驚動他，眾人復又出來，互相計議。

王氏只落得急一陣恨一陣，自己罵自己一陣道：「我的命苦到甚等地位，方算告止。滿指望今生一輩子，靠著兩個女兒養老送終。二女兒如今有了著落，王夫人又待他甚好，是放得心的。我卻不能全靠他一個，王夫人雖沒有不願意，我也不肯折了下氣。若慧丫頭再好好的跟了祝少爺，可不是我兩處分開來住著，又好看又有趣。偏生慧丫頭這麼一鬧，眼見得姓祝的是不濟事了。還有句私情話，我平空失去了一注財氣。縱然慧丫頭回心轉念，嫁一萬個人都不如祝少爺好說話。這不是我命苦咧！」

二娘亦點頭歎息不已。小憐道：「轟奶奶，你倒不用愁伯青冷了心，若是畹姐姐回過念來，伯青再沒有推卻的。我只恐畹姐姐心念已堅，誓不改悔。不然他何以任憑我們勸說，都置若罔聞，再則伯青說的那一番話也著實可憐，我若是畹姐姐萬不肯不理他的。可見畹姐姐的心是絲毫不能挽回了，惟有盡人力的勸罷。」

不提小憐等人私議。且說伯青回至府內，喀聲喪氣，倒在牀上一人哭泣。竟想不透何處得罪了慧珠，他才如此絕決。他向來最惡佛教，每說好好的一個人，偏信那些和尚、女尼不經之談，惑於佛老之說蔑棄倫常，為智者所不取。今日忽然他信起佛來，前後如何大相背謬，其中必有原故。素馨小姐見伯青如此，大為詫異，走近牀前，笑問道：「我聞得你早間還願去的，又有什麼不如意事，獨自一個兒睡在這裡愜氣？」

伯青長歎了一聲道：「我的心事，也不必瞞你。」遂將慧珠與他別氣發恨修行的話說了一遍。素馨聽了笑道：「我只當什麼大事，原來為的這些不要緊的，快別要如此，惹人笑話。若再叫老爺知道，又要說你鍾情娼妓，不顧父母授我的身體了。我雖沒有見過慧珠，聞得他人品又好，學問又好，是你生平第一個知己。他如今看破世情立志修行，不理你了，你所以才辜負的。慧珠既是個聰明女子，心地必另有見識，斷不是那些隨波逐流的人，惑於世間，一時胡塗，妄冀好處的。只怕是你粗心，未能領略他的意思。即如他是個俗人，信於佛教不同你親近；你不是俗人咧，亦可付之度外，不犯著為他自家氣惱。譬如一種姣豔異常的花，人人所愛，偏為你獨得，分外喜歡；不料澆灌失時，花將就萎，心中自然惋惜，又不忍見他枯死，莫若移栽地下，或送到深山大谷之內。其花得了地氣，受了風露，漸漸滋長起來；那時方明白其花因屈曲在盆內，是以枯萎，如今散蕩了，非獨不萎，反比從前在盆內更外姣豔動人。當此之際，還是隨他在地下，還是仍移到盆子裡去呢？果真再移向盆內，必至復萎；與其使花復萎，何妨割捨些留他在地下，大可公諸同好，又可不時賞玩，較之枯死盆內是勝一層。今日慧珠既死心踏地的修行，你即勉強他，必至如花一般屈曲而死。二則老爺正惱你留戀青樓，若一定違逆親命更非人子的道理。不如兩全其美，既不傷親心，又遂了知己的志向。只當他是你的人，另自起居的，你也可以時去走走。你平日心地曠達不凡，遇事都可作退步想，何以今日倒拮掇起來？」

素馨小姐一席話，說得伯青啞口無言，臉上現出慚愧之色。暗自忖度道：「我實係胡塗了，意見反出於婦人之下。畹秀果真非薄情寡恩的人，他其中定有原故，慢慢的自然尋出根底。我何用急促自尋苦惱？只要我居心對得過他就是了。」想到這裡倒覺心內爽快起來，起身向素馨深深打了一躬，笑道：「極承指教，茅塞頓開，真乃我一時見識不到，自己不明白的處在。」即回身叫人預備晚飯，夫妻對坐吃畢，又說了一會閒話，各自歸寢。

從此伯青隔一二日即至轟家，有意無意的訪問慧珠，許他見面，即尋些不關痛癢的話說說；有時只在外間，或小憐那邊少坐片刻。小憐亦曾問過慧珠幾次，皆截釘削鐵的一字不改。在小憐的意思叫伯青等慧珠歡喜的時候，何妨當面去問一番，爽性再用柔情打動他，看他怎生回答。無如伯青深知慧珠性格，不敢造次。

接著瓊珍小姐起程日近，各家親眷都來餞送。祝公怕的瓊珍初次出門，不慣陸路上風霜，雖有護送的人，皆是江府幾名老年仕婦。祝公即命伯青親送他妹子上路，沿途既有照應；又暗中支遣伯青到漢槎任所，料定漢槎必要留住伯青，過了一年半載，免得常記掛著轟家。倘然背著我做了，那時木已成舟，生米煮好熟飯，當真與他過不去麼？伯青不敢違拗，只得去囑咐小憐，見機而作的試探，倘能回心轉意，可去告訴聲小儒，他自有處置；又去重托了小儒一番。

擇吉登程，同了瓊珍小姐向山東進發。伯青心內卻有一層歡喜，因計算柳五官此時早到了山東，即不然路上也可迎著他。除了慧珠，五官亦是知己，況多時未晤，正好會見他說說別後情景，以破積悶。想著倒覺欣然，恨不能一步到了山東去會五官。

暫且不提伯青兄妹在路行走。且說柳五官自離了京中，在路走了半月，已至漢槎任所。耽擱了幾天，五官本與漢槎沒甚關切，即辭別起身。漢槎款留不住，贈了路費，又撥人護送出境。五官沿途看山玩水，到處勾留，所以與伯青錯過，沒有見著。

這日，已過王營，開發了驛車回去。在袁浦住了幾日，買舟到淮城來尋二郎。清晨開船，傍午早抵淮城，命跟他的兩個人先押著行裝進城，到淮安府衙門裡去。自己方隨後登岸，取路入城，緩緩在街市上閒步，看那來往的人與沿街鋪面，甚為熱鬧。好在淮安府署是出名地方，問得出的，不怕走迷失了。

進了城未及數步，忽然淅淅瀝瀝落起雨來。五官心內著忙，即趕著走去，只顧了落雨，忘卻問人向那條街道抄近。信著腳步亂走，反繞到城邊背巷內去了。此時風又緊雨又大，五官週身濕透，猛抬頭見迎面一座古寺，石礪上字跡模糊，看不出是什麼廟，只得進去暫避，俟雨稍止再走。幸而天色尚早，進了山門見神像剝落，牆壁欹斜，荒涼情景不堪入目。院內數株老樹，風吹得落葉滿空，越覺得風雨更大了。

五官四顧無人，害怕起來。那些神像猙獰怒視，更令人可畏。急急走入正殿，中央供著三清祖師，方知是道家的住落。殿內仍然沒人，只得再向裡走，轉過殿後一座六角小門，五官探頭一望，見內裡一帶房屋甚為精緻，與外大不相同。五官付道：「裡間房屋如此整齊，必有奉侍香火居住。不如與他借火烘炙衣履，免得渾身冰冷。又可央他廟內的人，送我到府裡去。」見當中三間正屋掛著暖簾，五官即掀簾走入，炕上坐了兩個人在那裡下棋，一個道士，一個在家人，正在凝神思索。

五官進來他們沒有見著，走至面前方才知覺。那道士站起正欲詢問，五官料定這道士是廟內主人，搶步上來深深一揖，又轉身與那在家人行禮。道士見來人不俗，相貌又好，忙還禮不迭，讓五官炕上坐了。五官不待道士問他，即自陳姓名來意，如何遇雨，週身衣服濕透，欲借些火炙一炙燥，並煩寶院內的人少停送我到府衙門去，改日統容酬答。

道士聞說五官是到府裡去的，又聽他一口京腔，分外趨奉不及。一面忙喚倒茶，一面叫人去引炭火，又將自己上等衣服取了兩套出來，請五官更換，笑道：「小廟內卻沒有眉士們衣服，只好有屈柳老爺權換，小道的衣服都是潔淨的。」五官連稱好極，起身把外面衣履盡行脫下，穿上道袍道鞋，低頭看了一看，不禁自己好笑，道士即將濕衣命人取去烘炙。五官又問道士法號，始知道士姓黃名鶴仙。又問了在家家人，姓名文海，山陽縣的幕賓。道士趕著吩咐廚房備酒伺候，五官正在腹中饑餓，爽性擾了道士，回至衙門再謝他罷。

看官可知田文海為何到了此地？原來田文海自搬出劉府，深怕劉蘊找他，又怕有人議論。適值魯鵬補了山陽縣缺，藩司本是魯道同的門生，魯道同又有信托他照應兩個兒子，相巧山陽縣出缺，藩司即題補了魯鵬。田文海平時隨著劉蘊常在藩署內出入，上下人等他竟沒一個不熟識的，遂托眾人公寫了一封薦書，去投魯鵬。魯鵬見是上司衙門薦的，不得不收。過了兩個月，竟與田文海甚為契厚，行止坐臥一刻都離不了他。現派在賬房內襄理，頗有出息？田文海又捐了一名從九在籍候選，重新大模大樣作起威福來。

這黃鶴仙向在南京朝天宮，與田文海是舊友。黃鶴仙亦是個勢利小人，更與田文海相合。後因在省中犯了案件，逃到淮城，在這三清觀裡避禍。三清觀歲久失修，又沒有定額田產，無人肯住。黃鶴仙倒頗合式，因三清觀荒僻不大出名，可以棲身。偏生田文海隨了魯鵬來此，舊雨重逢。田文海極力代黃鶴仙張羅，將內裡房屋修葺一新。還允他攬掇魯鵬來修理正殿，置辦永遠香火出息。所以三五日即到三清觀來，甚至聚賭挾娼，無所不為。因田文海在山陽縣內大有聲名，也沒人敢來過問。

今日田文海亦因出城遊玩遇雨，順路至三清觀暫避，與黃鶴仙下棋消遣，定了勝負采頭，誰負了即具酒請勝家。才下了一盤，尚未終局，被柳五官打散。田文海滿肚子不願意，因見柳五官人品秀潔，又有一種柔媚情形，即猜著七八分是京城裡相公，多分是與馮知府舊交，來尋找他的。反覺轉怒為喜，呆呆的望著五官，目不轉睛。又聽說姓柳，仔細一想，猛然觸機道：「時聞東人說，目下京中有個出名的相公，唱小生的，叫做什麼柳五官，往來皆係王公巨卿，據聞與祝伯青，王者香一千人過往甚密。這姓柳的來尋找馮寶，又是京裡下來的，九分是那柳五官了。如果是他，真乃我三生有幸，遇此尤物，不可當面錯過。越看越像，忍不住驀然問五官道：「兄台面孔甚熟，好似那裡會過的。小弟去年亦初從京中轉來，兄台尊派可不是行五麼？」田文海口裡問著，卻拿眼睛瞞著五官，看他如何神色。

五官見田文海望著他，正沒好意思，別著臉與黃道士搭訕說話。忽然被田文海問出這句話來，心內戳了一下，頓時滿臉緋紅，含糊答道：「小弟行四，並非行五。兄台說認識我，小弟眼生，卻不認識兄台。況我春間才進京的，未及半載即出京來了，兄台說去年在京會過，彼時小弟尚在家中想係兄台認錯了人。」田文海見五官形色慚沮，滿口支吾，竟十拿九穩是柳五官了。笑著起身，扯了黃鶴仙到外間唧唧噥噥了半會，兩人進來。

五官被田文海識破，正躊躇不安。況姓田的滿臉邪氣，不是個正經人，又鬼鬼祟祟的與黃道士不知說些什麼？此時進來，田文海只拿眼睛瞞著五官嘻嘻的，五官更坐立不安。幸雨已漸止，起身與黃道士作辭，叫人將烘燥的衣履取來更換，又給了廟內服役的人一塊銀子。黃鶴仙見五官欲行，大失所望，忙陪笑道：「柳老爺見外了。不是落雨，貴步也難光降，正所謂天緣湊合。此刻天色已晚，昏黑難行，不如屈草榻權住一宵，明早遣人送柳老爺過去。況且衣履還沒有烘燥，再則小道已備下粗肴，好歹都要賞個臉兒。不然為馮大老爺曉得了，小道卻吃罪不起。」

田文海也幫著上來攔住道：「兄台何必如此固執，黃道兄既已備下酒席，那怕略坐片刻也算他盡過心了。好在不隔城門，縱然遲了，打發轎子送兄台四衙。還有句說話，兄台若執意要走，豈不帶累小弟這一餐白食亦不得吃了。」說罷，哈哈大笑，用手握住五官手腕，乜斜著兩眼道：「老五，我這話可是不呢？」

五官見他們阻攔，著起急來，又見田文海有意戲弄，直呼「老五」，明知被他們識破行藏，更難少留。心內不由突突的跳個不止，臉上一紅一白，忙灑脫了田文海的手，顫微微的說道：「你們卻也好笑，人家不願意擾你們的酒，何苦來強拉硬扯的，還怕有酒飯請不到人吃麼？快些將我衣服拿來，也不勞你家人送了。若欺負了我，明日告訴馮老爺，你們是不討好的。」說著，早將黃道士的衣服一口氣脫下，擱在炕上。

黃鶴仙見五官急了，又不好阻攔田文海，只得躲了出去。田文海起先與黃道士商量，本欲將柳五官灌醉，好動他的手。忽然見他要走，大著膽假說上來款留，調戲著他，看五官可受不受。不意五官翻過臉來，此時田文海又懊悔過於孟浪，好事弄壞，遂老羞成怒；欲要隨他去，又捨不得到嘴的一口食不吃。一時色膽如天，明欺五官孤身，假作怒容道：「小柳，你不要胡塗，明人面前還說什麼暗話，你當我不知道你的底細麼？我倒好意留你，可知是給臉你的，就陪我田老爺喝杯酒也不辱沒你。若再扭手扭腳的假充著正經人，引得我田老爺性子發作起來，你即要吃虧苦了。」又走近一步，拍著五官肩頭道：「好小子，別要這麼，你沒見你田老爺年紀老了，最是知情識趣的。」

五官聽了這一番話，早已氣得手足亂顫，哭聲道：「你們這些光棍，有多大膽子，青天白晝戲侮好人，不是一伙強盜麼？快快讓我出去，一筆勾消，是你們的造化，不然明日叫馮老爺問著你們，看你們可活得成？」又使勁將田文海一推，田文海不曾防備，往後一踉，腦袋碰在壁上，碰起一個老大疙瘩。不禁把那憐香惜玉之心，頓變了夜叉面目，指著五官，跳起來大罵道：「好不中抬舉的小兔崽子，敢捉弄你老子。你訪一訪田老爺可是好惹的？沒說你認識個把知府，就是皇帝的御兔子，我田老爺高興都要賞鑒賞鑒。你既落在我手內，還怕你飛上天去？」即揎袖擦衣勢將用武。

五官恐他近身不便，退了幾步，要想躲避，瞥見條條上擺著一方天然怪石，雙手連座子捧起，向田文海劈面打來。田文海閃身不及，恰恰打著額角左邊，「哎喲」一聲倒在地上，那血如泉湧相似流了出來。五官見打倒田文海，歎口氣道：「不料我在此地與姓田的一劫，他既然被我不死，是要抵償的，不若先死，免得受他們糟蹋。」牙齒一咬，回身認定屋柱上狠命一頭碰去。

那知黃道士並未出去，躲在外間聽裡面的動靜。聞得田文海動氣，要硬行強做，怕的鬧出別樣事故，帶累自己，趕著走過勸解。見五官正舉起石頭要打，把黃道哩嚇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嘴裡喊著「不可動手！」即大踏步跑入，意在奪那石頭。誰知來不及

了，五官早發手打倒田文海。又見五官碰頭，黃道士也不顧田文海的死活，打倒的尚不知怎樣，姓柳的若再碰死，更不得了。急忙上前攔腰一把抱牢，死也不敢放手道：「你現在打死了人，不想抵命，還要累我吃兩條命的官司麼？」恰值廟內的人眾都聞聲走進，黃道士即叫取了繩索，將五官按翻捆好，恐他再要尋死。

始回身見田文海直挺挺的睡在地上，渾身是血，只剩了奄奄一息；急的黃道士跺足乾哭道：「怎麼了！怎麼了！這不是坑死我麼！」忙取了止血的藥替他敷上，又用布紮好口，輕輕的抬至炕上放下。兩眼呆瞪瞪的望著田文海，如雷打癡了一般。約有半個時辰，田文海方悠悠甦醒，「哼」了一聲。黃道士先趕著念了句佛，早煎好一碗濃濃的參湯，與田文海吃下。又停了半晌，田文海氣弱聲低的呻吟著道：「我此時頭上實在痛得難受，那個小雜種呢？可不要放走了他，放走了我是向你三清觀要人的。」黃道士忙道：「姓柳的小道已捆起來了，專候你老人家示下。」

田文海點首道：「我做夢也想不到吃小雜種這一場大苦。你可到衙門裡去叫跟我的人，把那張大藤榻拿來，好抬我回去。」又將黃道士喚到面前，悄悄在他耳畔說道，你到衙門內可如此如此，「告訴敝東一聲，切不可稍露風聲，使府裡得了信。速去速來，要緊要緊」。黃道士不敢停留，忙著換了大衣，囑咐眾人「小心看守姓柳的，他是首要兇手。第一怕他懼罪尋死」。又叫人伺候著田老爺要茶要水。即帶一名用人，飛奔縣裡去了。

這裡柳五官此刻倒橫過心來，不問姓田的生死，我都隨他們擺佈罷。再不料我在此地遇著對頭，該應劫數臨身，也挽回不來的。只恨沒有見著伯青，他那裡曉得我惹下這樣大禍。然而到了此時，身不由己，也顧不得他們了。這麼一想，心內反沒有半點害怕。田文海睡在炕上，頭痛得火星直冒，大罵道：「你這小雜種，小忘八，我與你什麼解不開的冤仇，你給我下這一毒手。我若死了，自然有人千刀萬剝的問你一個副罪。我即不死，你亦休想活命。你如果活了，我也不姓田了。」咬牙切齒，恨罵不絕。忽見黃鶴仙急急的跑了進來，對眾人道：「你們快些收拾收拾，縣主太爺來踏勘了。」田文海聞得東人將至，命眾人仍把他抬到地下睡著，又囑咐黃道士，「少頃魯太爺問你情形，你須照著我先教你那一番話回答，萬萬不可臨時錯誤一點」。黃道士連稱曉得。正忙著，只聽外面三棒鑼聲，齊齊吆喝，山陽縣已下轎進來。未知魯鵬作何發落，柳五官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